

耄耋勤治学 大地留光辉

——忆吴征镒院士

卜文超 钱子刚

卜文超（1962~），云南中医学院副主任医师；
钱子刚（1961~），云南中医学院教授。2002~2008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吴征镒院士在《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的“自序”中说：“我受眼疾限制，程度日深一日，即此初稿，又在我年过90岁才得完成交卷。”每当卜文超看到这句平平静静的话，心中总会感到一种震撼！因为卜文超是一名眼科医生，与这位耄耋老人交往了8年之久，知道这句话中尚未说出的、超乎想象的艰难！

其实，先生在该书交卷的时候，已经是一位盲人了！因此，可以这样讲，这部著作中闪耀着的智慧光辉，是这位耄耋老人用自己眼中的最后一丝光芒点亮的！

2006年5月的一天，卜文超随钱子刚一同去昆明植物所的宿舍区看望吴征镒先生，目的是为先生的眼疾作一个中医药的诊治方案。我们是云南中医学院的同事，是外语班的同学，也是朋友，只是专业不同。文超是中医专业，研究生班时主修中医眼科，眼科教研室的老师；钱子刚是植物学专业，时任中药学院院长，是吴征镒院士的博士生。

这是文超与先生的第一次接触及诊治，印象深刻。先生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先生告诉我们：“现在的视力越来越不好了，看不清字、很吃力，看书写字的时间很短，时间长一点儿更看不清；因此，想服点中药，看看能不能维持住，或者能不能提高一点儿视力。”先生的听力也不好，因此，说话时声音洪亮但充满疲倦感，还带有一点气喘。

知道了主诉和要求，文超即开始眼科的一般检查。让人很吃惊的是，先生的双眼视力中，一只眼仅存“光感”，另一只眼也仅有0.02左右（指数/1m）。这样的视力，在眼科有关视力损伤的5级分类中，属于双眼盲。其中，前者为4级盲，即只对光有反应，不能看清任何物体；后者为3级，尚可分辨一米内的一定物体。而眼底的检查也验证了视力状况：一只眼的眼底不能窥清，这就表明光线不能正常投射到视网膜的视细胞处，因而不可能形成视觉；另一只眼的玻璃体明显浑浊，眼底只能查见部分结构，呈高度近视眼改变，视神经的视盘苍白、萎缩，可见部分血管动脉硬化Ⅰ期，视细胞所在的黄斑区未能窥见。在之后的病史了解中得知，先生年轻时就有近视眼，中年时又患眼压异常升高的青光眼。仅此两病而迁延至近90岁，也可导致双眼盲。

面对先生这样的眼况，文超提醒似地说出了第一个医嘱，要求他尽量不要阅读，必要的阅读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避免出现眼部的任何不适感，用眼次数越少越好，不然，现有的视力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先生回答道：“知道的。但是不行啊，工作很多，要完成的。眼睛不好，不看不行，心里很急！”先生有点着急起来了。此时，文超心里闪过一丝后悔。很明显，上述医学要求对先生来讲是不可能遵守的，不提为好，徒增烦恼。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敬意，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位愿将全部身心奉献给科学事业的大师！

进一步的诊察之后，文超先草拟了一个中药处方，并征求子刚的意见而形成了一个拟定处方。这时，才将此方交给先生及夫人，并向他们做出一定的解释，同时，也征询有关意见。对此，两位先生似乎有点意外，并很谦虚地说，对中医不懂，不需要看处方并听讲解的，但文超仍然坚持。这



种开处方的流程及方式是文超自己的一贯风格，其益处甚多，并非故作姿态。果然，在人参的使用上，两位先生提出了一点异议。原来，先生在中年时曾经服用过人参，有一点局部的不良反应，故对此次使用有所担心。文超据此再次作了论证及修改，仍用人参，并最终形成此次的正式处方。是方以疏肝养血、益气明目为治则，以逍遥散合当归补血汤，并加入参、枸杞子、川芎等组成，用量规范。其中，人参的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有抗疲劳、提高机体及视网膜功能等多种作用，此时，是依据先生的全身及眼部的情况而选择的必用药物之一。文超将处方向先生再作解释后，也许受他的自信和有理有据的说明所感染，先生原来焦急而又有点无奈的脸上流露出了一点儿宽慰而期待的笑容！我们想，这位耄耋老人多么希望留住这点残存的光明，以助他完成最后的篇章！

一周后，我们一路开心地又去看望先生。因为之前得到消息，先生服药后感到不错。我们知道用药有效了，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先生视力的可能性用药路径也找到了。来到先生的家，两位老人的脸上似乎都是轻松欢乐的笑容。

子刚和吴先生交流最多的时候是陪着文超为他看病，每当文超对方组成、用法用量细斟慢酌时，先生总是示意子刚紧靠他旁边坐着说话。他总是要关心地问些学习怎么样，研究进展如何，工作安排协调的问题；还询问有没有课题、要不要推荐等等，子刚忙不迭地汇报学习、工作和研究情况，在得知子刚每天都要到实验室工作，吴先生和段先生都表示赞同。在得知子刚正在做中药研究，金铁锁研究方面有些基础时，马上把《滇南本草图谱》刻本有关金铁锁部分复印给了子刚，在《滇南本草图谱》重新印刷时，才出的样书也给了子刚；还让子刚参加《植物名实图考》和《滇南本草》的研究工作。开始感觉先生视力还可以，给子刚的石竹科分子系统研究资料是放的大字他自己用的，但在编研《中华大典》时为了看清典籍上的字就在阳光下阅读，造成了视力急剧下降，直至最后几乎失明。

先生这种忘我、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对待事业认识有了新的高度，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加强了为中药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决心和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信念，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